

顧嘉蘅五仕南陽府

遼富太



顧嘉衡五仕南阳府

遼富太

一九九七年六月

内容提要

顾嘉蘅是南阳近代史上的一个有名人物，他微服私访上任，抓恶霸，救民女，审积案，伸正义，办团练，筑城池，抵捻军，守古城，为南阳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。他重视修葺武侯祠，丰富了卧龙岗的文化内涵。他写的“抱膝此安居”、“三仕惭来三顾地”、“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，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”等诗句和对联，在后世广泛传颂。

书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武打场面，又有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；既有值得书写的人生辉煌，又有催人泪下的凄惨结局。歌颂了真善美，揭露了假恶丑，文笔细腻，语言流畅，环环相扣，动人心弦，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。

人 物 表

顾嘉衡——南阳知府

顾 槐——顾嘉衡之父，原东湖县令

顾 勇——顾嘉衡的侍卫长

刘 均——南阳府经历

宋 斌——南阳府推官，后任练军团总

丁 炎——顾嘉衡的卫士

罗云虎——练军头领

李秀刚——练军头领

王夫人——顾嘉衡之妻

李秀兰——顾勇之妻，顾嘉衡的义女

朱时政——南阳著名的考古学家

马步衢——邓州粮东的乡绅

尹 琪——南阳府通判

包长升——南阳府同知

茹 春——南阳府总兵

胡 彪——地痞无赖，包长升之妻弟

胡菱香——胡彪之姐，包长升的小妾

钱 得——包长升的管家
了空和尚——包长升的打手
鲁元海——后任练军团总
包玉玲——包长升的大女儿
包玉华——包长升的二女儿
孙 坤——包长升的二女婿

目 录

- 第一回 顾嘉衡初到南阳地,恶胡彪逞凶醉仙楼 ...
..... (1)
- 第二回 不畏强秀兰喊屈冤,阻查案同知使手段 ...
..... (18)
- 第三回 茹总兵作梗藏罪犯,顾知府结案百余起 ...
..... (37)
- 第四回 抓凶犯宋斌费心机,因母丧湘坡回昆山 ...
..... (54)
- 第五回 怀孝心守墓三年整,咸丰初二任南阳府 ...
..... (73)
- 第六回 娱晚年常游武侯祠,老顾槐病逝府衙中 ...
..... (89)
- 第七回 捻军起湘坡急回宛,亲兄妹相会玄妙观 ...
..... (108)
- 第八回 办团练设立筹防局,逢民变再次丢官职 ...
..... (126)
- 第九回 顾嘉衡四任南阳府,胡彪贼被擒良贾店 ...
..... (141)

- 第十回 胡恶霸弃尸白河滩,包长升罪大遭流放 ...
..... (156)
- 第十一回 瓦堡寨生擒贼钱得,粮东镇惹恼马步衢
..... (175)
- 第十二回 告京状又掉知府印,五仕后愤然离南阳
..... (193)

第一回

顾嘉衡初到南阳地 恶胡彪逞凶醉仙楼

大清道光皇帝二十七年(1847年)的深秋时节,地处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府境内,西风萧瑟,白露成霜。群山、旷野脱掉了绿色的裙服,裸露出枯黄的面目。万木凋残,败叶乱飞,到处是冷凄和萧条的气象。

碧天之上,一行大雁贴着淡淡的薄云向南飞行,“咯嘎,咯嘎”,尖厉的叫声声震长空,声震原野。

原本是古树千嶂,青翠欲滴的独山如今变得黯然失色、低首无语。原本是水光潋滟、碧波荡漾的白河如今显得形影瘦长,喘息流淌。

南阳城东北的官道上,虽然南来北往的车马人流不断,但身着华丽服装的人少,衣衫褴褛的人多,很多人甚至面带菜色、烟色和病色。

经过鸦片战争掠夺之苦的南阳也和全国其它城镇一样,经济衰败落后,人民苦不可言。

进入巳时不久,大路上走来三个衣着考究、穿戴阔绰的人。

为首之人,跨骑一匹枣红马,年约四旬左右,生得身材高大,丰颐广额,面庞白皙红朗,剑眉入鬓,双眸闪光,鼻直口方,唇若涂朱,威严中透出和蔼,刚毅中露出亲切。他头戴黑色毡

帽，身穿藏青色丝绸长衫，外套皮坎肩，脚穿漂白袜子，足蹬青缎子实纳帮布鞋，头后留着一条长辫子。虽然经过了一番跋涉奔走，但其周身上下纤尘皆无，显得十分干净利索。

这个人就是新任南阳知府顾嘉衡。

顾嘉衡身后跟着的两个人，一个年近五旬，中等身材，瘦长脸，蓄着短胡，一副稳重机灵像。他身穿皮绸小褂，棕色中衣，蓝袜蓝鞋。看其面目和风度，知道他是一个有心计、有胆略之人。他叫刘均，和顾嘉衡是密友，在溧阳县当过儒学训导，被顾推荐来当知府官署的首领官——经历。名义上管理府衙的内部事务，实际是做顾嘉衡手下的谋士。

另一个名字叫顾勇，今年二十六、七岁的样子，长得骨节高大，身材魁伟，方方正正的头颅，略微发黑的脸膛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宽厚的大嘴上边，蓄着一溜齐刷刷的胡子，身穿壮士服装，显得十分威严。他是顾嘉衡的贴身卫士兼侍卫长。此时，他嘴巴紧闭着，右拳紧握着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警惕地注视四周，从行走的姿势来看，知道他是一个武功不凡之人。

顾嘉衡和刘均、顾勇为何不穿官服、不坐大轿、不派人役兵丁鸣锣开道，而三人轻骑简装向南阳走来？原来，他们按例在河南巡抚处拜访后，得知前任知府岳兴阿在任时，因和同僚的关系处理不当，矛盾激化，政务懈怠，积案甚多，百姓怨气大。因此，顾嘉衡让另一贴身卫士丁炎护送家眷在后徐行，自己和刘均、顾勇先行一步，微服前来私访。

顾嘉衡乃何方人士？何以能当上南阳知府呢？

顾嘉衡号湘坡，江苏昆山县人。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其父顾槐曾任湖北东湖县县令，在任上颇有政绩。顾嘉衡受家庭的熏陶，自幼勤奋好学，聪明颖悟，知识渊博，文笔畅达。在院试、会

试和殿试中都获得了好成绩。于道光庚子科(公元1840)年中二甲第五名进士。顾嘉衡记得清楚,看到金榜题名后,他欣喜若狂,泪水横流,兴奋得一夜没睡好觉。参加恩荣宴时,他用银碗畅饮了御赐美酒,品尝了天厨所做的奇珍异味,做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,他将永远铭记在心。接着,他做为朝考最优者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,不久即荣任七品翰林院编修。在翰林院六、七年的时间内,他又以文思过人、政绩卓著受到上司和同僚的好评。在吏部的考察中,他的政绩被定为一等。报皇上恩准,决定调升为四品南阳知府。在同年考中的进士当中,顾嘉衡的升迁速度是比较快的。

对于南阳这个地方,顾嘉衡并不陌生。在东湖时他就听说过,南阳是一座古城,土地肥沃,镶金嵌玉,浑向灵秀,丰姿楚楚。古时曾是申国、吕国的所在地,春秋初楚文王曾在此建置宛邑。秦时建郡,东汉因光武帝刘秀帝业起于南阳,故号称“南都”、“帝乡”。明代做为强大的藩篱,这里共封了九世十一个王爷。南阳人杰地灵,曾出过百里奚、范蠡、二十八宿、张衡、张仲景等杰出的人物。一代名相诸葛亮年轻时曾在城西的卧龙岗躬耕糊口、蛰居求志。顾嘉衡曾几次想从东湖到南阳拜谒诸葛亮故居,但因故没有成行。

大清帝国建立后,南阳成了京城通往云贵的重要驿站,南船北马,万商云集,经济繁荣,盛况空前。但自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中国输出鸦片后,公班土、白皮土、金花土等不同品类的毒品,也倾销到这个通都大邑、历史名城。城内一度烟馆林立,不仅商贾优伶、胥吏差役、和尚尼姑、市井无赖,就连皇亲大臣、文官武将、土豪乡绅、绿营兵丁也都有吸食的。吸毒的结果,经济滞后,政治腐败,不少人形容憔悴、骨瘦如柴,丧

失体力，甚至毙命。贪官污吏趁机敲榨勒索、草菅人命，社会治安十分混乱，各种案件越积越多。当了解到这种情况后，顾嘉衡心中就象滚滚的江水一样，不停地上下翻腾。说实在话，他赞成林则徐的戒烟行为，愿做朝廷的忠诚卫士，但他清楚地知道，就连道光皇帝本人的戒烟主张也不是很坚定的，自己只能见机行事。既然来南阳做一任地方官，就要为国为民多办几件事，这样才能够上对得起君王，下对得起黎民百姓。

就在顾嘉衡陷入沉思的时候，听见顾勇在马前喊道：

“大人，请看，前面象是接官厅，站着那么多的大小官吏和体面人物。”

循着顾勇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片桑园旁，坐落着七、八间房屋和一排马厩。临路有一座亭子，上写着“接官厅”三个大字，亭子约有一丈多高，六角梁重檐脊顶，上面是绿色的琉璃瓦，四角有四根石柱，南北各有木柱两根，亭周砌有花砖墙，南北各辟一门，东西各开一窗，左右置有回廊，通向后边的院子。回廊边种有常青树木和越冬的花草，给这落叶的大地平添了一分秀色。

亭子旁停有几副官轿，拴有不少马匹。上边站立着数十人，还有几个身穿花花绿绿的妖娆女子。

听到顾勇说话，顾嘉衡回答道：

“大概他们是接到了巡抚衙门的通知，专门来迎接我们的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走过去，不理睬他们。”

“是。”

一行三人沿着官道走近了接官亭。

“喂，靠边上走。”

一个长得尖头缩腮，脸上有块黑痣，象是衙门里快班头目的人厉声喝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顾勇回敬了一句。

“你们瞎了眼，没看到这里是在迎接新任知府顾大人的，赶快闪到一边去。”

尖头人声音更大，脸上则露出了不耐烦的样子。

“是。”

顾勇嘴里答应着，心里暗暗骂道：

“蠢货，你们才是瞎了眼。别看这会儿狐假虎威的，等老子上了任再收拾你们。”

顾嘉蘅没有吱声，他打马闪向右边，踏着沟边的枯草继续向前走去。

刘均朝着接官亭上扫了几眼，压低声音对顾嘉蘅说：

“大人，从服饰上看，有五品同知，六品通判，七品知县，还有推官、照磨、儒学教授、训导，加上当地名流，来的人还真不少呢。”

“不管他们，咱走咱的，让他们去迎接夫人吧。”

顾嘉蘅应了一声，勒紧马缰，快速走过了接官亭。

前面已经到了南阳城。放眼望去，城墙高大宽厚，全是用蓝砖砌成，锯齿般的城垛口，高入云霄的城门楼，城上飘舞着旌旗，插立着刀枪棒戟，士兵们成队在上面巡游了望，城门口有人在把守，盘问。看到这些，顾嘉蘅从心里说道：“这还差不多象个府城的样子。”

但他不知道，这是府里的官吏们做出样子让他看的。

顾嘉衡下了马，由顾勇牵着，从北门进城后，看到街道虽不算十分宽敞，却打扫得很干净。城内店铺相连，摊贩堆集，行人熙攘，声音嘈杂。

“买山里果吧？”

“吃脆甜的鸭梨吧？”

两三个小贩围着顾嘉衡叫卖起来。

“我不用，多谢，多谢。”

顾嘉衡没有和他们多说话，专向人多的茶馆、杂货店走去。

在这些店铺里，顾嘉衡听到不少人议论南阳同知包长升及其内弟胡彪的一些恶行，心中十分气愤，并且忧心忡忡。听到有人谈论新任南阳知府将于今天上任，此官如何如何，他装着没听见一样，信步向前转去。

天近中午了，顾嘉衡觉得肚子“咕咕”叫，从早上走到现在，有些饿了，他对刘均和顾勇说道：

“找个饭店填一下肚子吧。”

刘均说：

“大人，对面的醉仙楼酒店看着挺气派，咱们就到那里用餐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三人迈步向醉仙楼酒店走去。

醉仙楼酒店位于北关十字大街武庙的周围，二层楼房临街而立，重檐飞角，黄瓦木墙，门口挂着一面很大的酒幌，从外表来看，显得富丽堂皇。

酒店的房间宽敞轩雅，人员陆续入坐，有点乱哄哄的。厨房中大勺小勺叮当碰撞，发出了悦耳的声响。油、盐、酱、醋、

姜、蒜、葱、肉及过油时发出的香味，在楼内楼外飘散弥漫。

“客官请。”

“请。”

店小二看到进屋的三个人气度非凡，慌忙把他们让进了上房。并为他们掸尘，打净面水，泡茶，抹桌子，擦椅子，待其落座后，摆上小吃碟，然后问其用什么酒食。

顾嘉衡说：

“到了南都，当然要喝南都酒。至于说菜吗，来上两荤两素就行了。”

“好咧。”

小二应声下去，不大一会儿，就端上一盘凉拌牛肉，一盘葱爆羊肉，一盘炒鸡蛋，一盘烧青菜和一壶热好的上等南都酒。

“吃。”

“干。”

三个人走累了，也饿了，狼吞虎咽的吃，津津有味的喝，吃喝得头上冒出了热汗。

顾嘉衡边喝边说道：

“南都酒名不虚传，这酒喝着真好喝。”

这时候，陆陆续续又走进十多位食客。他们之中，有商人、有农夫、有市民、也有几个秀才模样的人。大家凑在一起，三、五杯酒落肚，话多了，牢骚也开始发起来。

一个秀才说：

“这年头，战争和灾荒不断，贪鄙、奸诈和庸碌之辈横行，平民百姓算是遭了大殃。”

另一个秀才说：

“听说去年赈济时，府衙有的官吏克扣赈粮，或搀和糠秕，或短升短斗，甚至将已故流民乞丐登入正册，骗领骗取，坑了百姓，肥了自己，这种奸巧手段，真是有辱斯文！”

一位商人接过话茬说：

“岂只是有辱斯文！这年头，地痞流氓横行，杀人诈骗之事时有发生，很多事是和官府的人勾结在一起搞的。他妈的，简直没有太平的日子！”

另一个劝说道：

“老哥，牵扯到府衙之事，还是少说为妙！”

“哼！”

商人虽然未再说什么，眼中却射出了愤怒的目光。

顾嘉蘅正想上前去问商人的姓名，忽听门口传来一阵吵吵嚷嚷和叫骂之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年约二十六、七岁，中等身材，浑身肥嘟嘟，头圆脖子粗，连脖颈上也堆着横杀肉，黄脸膛，鹰勾鼻，身穿马褂，脚蹬皂鞋之人，带着四名打手，从街上把一对卖唱的父女推进楼内。一边走嘴里恶声恶气地说道：

“走，先唱几句让大爷听听，然后陪着爷们玩一会儿。”

走在前面的老汉约有五十多岁，身材瘦小，满脸泪花，不断地向黄脸人鞠躬作揖说道：

“您老抬抬手，饶过我和小女吧。”

后边的姑娘二十挂零的年纪，穿的土布对襟衣裳虽然补丁摞着补丁，但一看她红润漂亮的脸蛋，晨星般明亮的双眸，杨柳般婀娜的腰肢，就知她是一个面貌出众的美人儿。面对黄脸人的淫威，姑娘并不屈服，眼中射出怒不可遏的烈火，她猛地推开了黄脸人搭在肩上的右手，闪开身说道：

“放尊重点，别动手动脚的，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格，那就是卖唱不卖身！”

黄脸人呲牙咧嘴地说：

“嗨嗨，小娘们说话还挺厉害，摸你一下有啥了不起。你没打听一下我是谁？告诉你，我叫胡彪，我姐夫是南阳府的五品同知包长升。我想跟你玩玩，这是抬举你的！”

说罢，他在一张饭桌旁翘腿坐下，催着父女二人为其唱小曲。

顾嘉衡原想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流氓滋事，未料到对方一开口就抬出了五品同知这个大招牌，他感到会有好戏要唱，于是停下饭筷，向顾勇使了眼色，静观着事态的发展。

“唱得不好，请大爷多多原谅。”

父女俩被逼无奈，一个在凳子上坐下，开始调拨三弦。一个站在桌旁，试了试檀木，那女的理了理鬓旁的头发，放开歌喉，唱起了自编的大调曲子：

“未曾开言珠泪流，
在座的君子听心头。
我家住在马山村，
种田打鱼来糊口。
去年内乡遭旱灾。
地里庄稼快绝收。
父女无奈出门来，
沿街卖唱度春秋……”

还没唱完，胡彪就大声吼叫起来：

“不好，唱得不好，唱小二姐思春或十八摸。”

姑娘唱到这里，触动了心里千叠万叠的悲哀，脸颊上两行

热泪不由得“哗哗”地往下流，听胡彪一叫，擦了擦泪水，用愤怒的口气说道：

“小女子我不会唱这两首曲。”

“嗨嗨，不会唱？大爷我就在这里教你。”

胡彪说完这话，张开血盆似的大口“嘿嘿”一笑，眼里发出了浑浊的欲光，上前猛地把姑娘抱住，另一支手则向姑娘的双乳摸去。

“啪！”

姑娘挣开身子，手握檀板，猛地向胡彪打去。胡彪不曾提防，脸上顿时起了一个青包。

“哼，想反天呀！”

胡彪的脸涨得象猪肝一样，火冒三丈，“嗖”地抽出了身上的宝剑，样子变得十分狰狞、凶恶。

老汉知道这下捅了马蜂窝，忙放下手中的三弦，上前作揖求告说：

“老爷，你大人不和小人怪，她办事鲁莽，原谅她这一次吧！”

“呸，老子还没学会原谅二字！”

胡彪举起寒光闪闪的宝剑，用力向老汉刺去。老汉的胸前顿时血流如注，疼得他“唉哟”惨叫一声，向后倒在了地上。

眼观此情此景，顾嘉衡的额角上青筋直崩，鼻尖上骤然冒出了冷汗。他本想命令顾勇下手去制服歹徒，营救老人，看到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好向顾勇递去一个眼色，让他逼近胡彪，防止意外的事情再度发生。

姑娘一看父亲倒在血泊之中，肝胆欲裂，痛不欲生，喊声“爹爹，爹爹”趴在老汉身上痛哭起来。